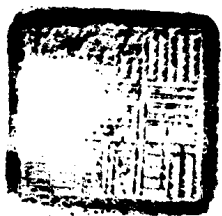


茅於美詞集



茅於軾词集

缪钺题签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35662

1035662

茅于美词集

责任编辑：陈仿麟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张：7.375 印数：1——4,7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963 定价：(平装)1.30元 (简装)1.40元

缪 序

2085/10

镇江茅君于美，茅唐臣先生（以昇）之长女也。幼承庭训，勤敏好学。一九四〇年秋，来遵义浙江大学肄业于外国文学系。时余方讲授唐五代两宋词。君雅好倚声，时来问业，每有所作，余辄为之商榷得失。数年之中积稿一百余首，取名《夜珠词》。虽内涵未广，而情思真淳，谨守韵律，如山中泉水，流为曲涧清溪，虽无壮阔之观，而有澄澈之致。一九四五年刊行，余曾为撰序。茅君于一九四三年夏毕业于浙江大学，考入清华研究院，专攻英国文学。抗日战争胜利后赴美国留学，得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以归。先后在出版总署、社会科学院属文学研究所、北京师范学院、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欧美文学之翻译研究与教学工作。

君自涉世以还，多历变故，所作词遂较昔日为发抒，颂新政之清明，哀沉痛之浩劫，而笃念天伦，尤为肫挚。虽亦时以新作寄余，但商榷韵律之业亦稍疏矣。三十余年中，得词若干首，取名《海贝词》，

将与《夜珠词》合为一集，曰《茅于美词集》，余复为述其颠末如此。

夫词之为体，与诗相近而又不尽同。王静安（国维）先生谓：“词之为体，要眇宜修，能言诗之所不能言，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；诗之境阔，词之言长。”斯言得之。晚唐五代人词，多作于酒筵歌席之间，为绮靡缘情之什，故婉约馨逸，形成传统。下逮北宋，名家辈出，内涵日广，风格多变，至东坡、稼轩而造其极。词遂由应歌之辞而变为言志之具，论其作用，上比风骚。然东坡琼楼玉宇之篇，稼轩烟柳斜阳之什，一则旷远，一则激壮，而同归于浑融蕴藉，意味渊永，未尽违于词之传统特质，盖过此则失其所以为词矣。今茅君以旧词体歌咏新事物，发抒新情思，而犹能大体不失长短句固有之风味，斯亦可以观矣。茅君研治欧美文学，曾以英文诗体译李易安《漱玉词》，拟使中夏奇葩，扬芬海外，并将与国外学术界取得联系，致力于中西文学比较之研究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错，行见其所业之日进也。

一九八二年五月，缪钺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。

茅 序

一九四五年二月，抗日战争的胜利前夕，长女于美的《夜珠词》在重庆出版。所作“芳悱凄妍”，多“兰成萧瑟之感”。那时她年方二十五岁，在昆明清华大学修毕外国文学系研究生学业。一九四七年赴美，进修英国文学。一九四九年，欣闻国内解放，偕爱人徐璇于一九五〇年在各种阻挠中，奔回祖国，参加建设。迄今二十八年来，工作勤奋，为了改造思想，曾下厂上山，并投身“五七”干校。同时将依协、娅平二女及安泰幼子培植成材。目击祖国兴盛，家庭圆满，迸发出的爱国热情，不由地流露于业余的诸种创作。

现在，她将自己数十年的词作，经过汰选，辑成《茅于美词集》。

这本起自一九三七年凡四十年的诗词稿，纪录了于美在生活 and 思想上，从纷扰苦闷到安定舒畅，从小天地到广阔天涯的奋斗历程。经过洗炼，文字虽似平淡，而意内言外，读来沉郁含蓄。留赠家人各

首，都充满了温暖勉慰的情怀，仿佛见其和颜笑语。寄怀儿女诸作，寓策励于慈爱之中，就眼前景物，指点方向，攀登高峰。回忆我幼年，徒知奋步青云，暗中摸索，饱经世患，不期而有悲天悯人之感。如《夜珠词》所作序言中，痛伤战后劫灰，强调了真善美情感的新意境。何幸年过半百，终见光明，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教导下，与众儿女同获新生。虽憾青春不再，喜见接替有人，奋进勤劳，后先辉映。于美词稿，有此生活源泉，行将取之不竭。为了欣赏她新旧词之蜕变，并略记其苦心孤诣的收获，留此序言志庆。

茅以昇

一九七七年六月于

北京南沙沟

自序

我在读初中的时候，爱好文学，特别喜爱“五四”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和翻译过来的小说。抗日战争开始，我随家人自杭州内迁，辗转于长沙、桂林等地。我当时是个高中一年级学生，在颠沛流离中无法升学。那时书籍难得，只好借到什么就看什么。随身带来几本古典文学的书，经常翻读。在乱离之间，杜甫、白居易、李清照、黄仲则、纳兰容若的诗词尤使我心折，每每吟诵忘倦。有时随意写作，投报刊发表。

一九三八年，我以同等学力资格，在桂林投考了西南联合大学的中国文学系，远赴昆明就读。西南联大是由当时北方的三所大学即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联合举办而成立。三校名师荟萃，擅一时之胜。他们纯朴的治学态度，诲人不倦的谆谆教导，使校园内学术空气浓厚。学校政治气氛活跃，当时有“西南民主堡垒”之称。联大内迁，物质条件极为艰苦，但同学们勤奋好学，诵读

不辍。在专业学习上，我聆听了朱自清、闻一多、浦江清、冯至、闻家驷、潘家洵、杨业治等先生开的课程，使我思想上受到极大启迪。这几位教授分属于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，全是学贯中外，博古通今的专家学者，著述均极丰富。他们常说文学不要分中外，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学生应该打通两系的界限，自由选读，才可博采中外古今之长，不可株守一隅，束缚了自己。这种观点对我以后的为学道路有很大影响，所以去联大读到二年级，我就旁听外文系的课，学习德文、法文和拉丁文。

一九四〇年暑假，我回贵州平越县（今福泉县）探亲。那时我父亲在唐山交通大学任校长，我家随交大内迁到平越县。这年夏天，我忽然发现得了轻度肺结核，在家休养了两个月后，检查病情初步稳定，但已误了开学日期。那时昆明屡遭日机轰炸，家人不再放我远行。适值浙江大学也内迁来贵州遵义，离家较近。我便抱着试试看的心里，想着万一病再发作，回家休养也容易，这样，我就转学浙江大学。既然误了开学日期，我自愿重读二年级，索性转入外文系，实现我学文学莫分中外的想法。我在浙大三年，除了读满外文系的全部课程之外，还选读了中文系的“词选”、“杜诗”等课。

当时竺可桢校长主持浙江大学（今杭州大学），

在抗战艰苦的环境中，提倡“实事求是”的谨严校风，培育人才，成绩显著。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曾将浙大比做英国的剑桥大学。我在浙大外国文学系就读三年，受到很大教益。梅光迪先生任文学院院长，授英国散文课。郭斌和先生授希腊、罗马文学，黄尊生先生授法国文学，余坤珊先生授英国文学……诸位先生，学识宏达，对我的面教和鼓励，至今难忘。这里尤应一提的是缪钺先生。他开中国文学课，我选修他的“词选”。他治学谨严，一丝不苟，讲解诗词，引人入胜。他喜读英诗，曾和我评论过十九世纪英国女诗人罗色蒂等人的抒情诗，又善于把西方诗人与我国诗人作比较，使我如同走进一个优美的诗国。课余，我往缪先生处求教。先生教导我博览中外的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等书籍，精读深思，培养襟怀。先生见我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兴趣浓厚，却又是外文系的学生，不免对我寄予很大希望。在我毕业时，曾送我一首长诗，内有句云：“但须勤耕耘，秋晚粟盈庾。莫望三神山，终生立海浦。君性喜声诗，贵自辟门户。远西有奇芳，何以移中土。”（《一九四三年赠于美弟卒業》）。先生告诫我读书要广博，学识要深厚，始能言之有物，而不要沉浸于单纯诗艺的技巧中。所以在一九四二年，他为我做的词序中就谆谆教导我说：“所望清晖四照，博涉无

方，植根日深，拓土自远。易安孤秀，宁止词人。班昭多闻，爰续汉史。启文运之新境，树嘉誉于无穷。……”自今怀思，实深惭愧先生对我的殷殷厚望。高山仰止，虽未能至，心乃向往之。

一九四三年，我自浙大外文系毕业后，又赴昆明投考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，被录取为研究生。那时清华大学是综合性大学。我的导师是吴宓教授，此后我便专攻英国文学，在中西诗歌比较方面，写出一些论文。

一九四五年《夜珠词》在重庆刊行，我在词体的思想艺术方面的创新尝试受到一些读者的注意，给我精神上很大鼓励。所以此后三十余年，我陆陆续续地在写。前些年，词这种文体已被称为不合时宜的“谬种”，写的人也极少。

《夜珠词》问世迄今已有三十余年，朝花夕拾，于今积累又得词约二百余首。这中间记载了我赴美国学习，致力翻译研究工作，建立家庭，获得学位和回国工作的曲折历程。这段时间的词作取名为《海贝词》。因为这些作品如海潮退落后的贝壳，我是从沙滩上拾回来的。我写了一首题为《海贝》的新诗：

回忆的潮水，

一层层涌来，

又一层层退去，
在平坦而柔软的沙滩上，
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贝壳！
坚硬、纯洁、光彩夺目。

我另用词体写了一首《蝶恋花》，描述这沙滩遗贝，期待行人拾取的心情：

便道孤贞终不负，争便江头，抵过潮吞吐。海内狂飙掀怒雨，滔滔尽逐洪波去。潮退沙滩余蚌数，暖日融融，犹自濡乾苦。遗壳存珠心血铸，留连俯拾期行旅。

若说《夜珠词》是个人早春的花朵，那末《海贝词》可说是晚秋的果实了。词是有生命力的，看我们如何研究它，利用它。在这旧体词的小小园地里，我借鉴中西诗歌抒情的技巧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，开拓词体的新意境，几乎不觉得它那谨严的格律对我有多大的约束力。我另有一本尝试之作，名为《移植集》。在这部诗集中，我有用写英文诗的方法来翻译中国名家词的。这里有英译的李清照的词，几乎包括她的全部词作三十四首。此外零星译了韦庄、李后主等人的小词，还有一些用中国词体来译英国小诗的，如用《卜算子》词调译英国十七世纪诗人赫立克的抒情小诗的，用五言古诗译拜伦和华滋华斯的短诗的。一切好诗都是自然情感的真实

流露，国土的畛域有时可以打通的。在文学上比较文学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。

我的父亲是搞桥梁工程的。他的兴趣极广，对文学也十分热爱，曾写过英文剧本，发表过很多文学趣味浓厚的科学普及文章。他还作过旧体诗，气魄雄伟，笔力遒健。他每晚睡前习惯地必须读一些文学名著才能入睡。一九四五年，他曾为《夜珠词》写过一篇序。一九七六年十月，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百废待举，万象更新，文艺界百花齐放，万紫千红，各擅奇姿。我的微微心焰，竟又在残烬中重新燃烧起来。一九七七年重新整理词稿，编成《海贝词》。他老人家看了这本芜作，兴会淋漓，提笔为它作了序。我以为父女间知音，人世间难得。在我为他而写的：《手抄蕙君年谱》两首七律（1974年）中曾有两句：“百年如此人间少，何幸相依过半生”，颇足描绘我对他老人家的感情。这次再写一首七律呈父，也可算是一段有意义的纪念：

刊罢夜珠卅二年，沧桑翻覆几回旋。

春花梦里迷人艳，秋果庭前照眼鲜。

笑语娱亲慰白发，挥毫勉我惭箴言。

韶华此际浑堪数，留取芳馨故纸间。

我的词作，承蒙缪钊老师经常指点，一九四五年他为《夜珠词》写过序，又常告诫我重视词律，作过

一些订正。又蒙夏承焘、赵朴初老先生为词集题诗
写词，关怀奖掖，情见乎辞。在此一并致谢。

茅于美

一九七七年写于归来堂。

一九八四年四月修订于
北京中国人民大学。



作者像(一九六二年)

竊喜存詩未盡焚
增刪修訂意欣欣
靜中筆墨自清真

移樹植花甘譯匠

采珠拾貝樂詞人

軒窗韻味日深醇

作者手書詞稿

于美富于北京

一九八四年四月



夜珠卷裏

讀詞家

約江干買一船

詞境他自諳

畫舫六和塔

頂月輪高

於美詞家

題夜珠詞卷

即諳兩正

夏承焘八十

歲次于北京

易樓



夏承焘題詞手迹(一九八〇年)